



作品集

第二辑

迷失乐园

Mishileiyuan Tianhuangjuxing

天皇巨星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失乐园;天皇巨星/卫斯理著.
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
(卫斯理作品集,第2辑)

ISBN 7-80128-390-2

I. ①迷... ②天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914 号

京图字:01—2003—1180 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 雯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嘉 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h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4200 千字

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23 元(全 19 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之白毁之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丛理密少年第二迷真盗命愿望继续魂飞
卫斯理真真空密少年第二迷真盗命愿望继续魂飞
花奇人
石底火人云门光船洪炉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
人
子月
间
神

第二辑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座太阳星记照刑友誓宝
杀离阴谋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宙劫支错蛊自幽快天
者使
罪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犯暗死无间火幻白失
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
第一部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四日。香港。

自从“回来”之后，原振侠医生有了一个新的习惯性的小动作——每当经过镜子前面，或者是可以有反影的平面前，他都会望上一眼，看看镜子中的自己，和以前有什么不同。

当然没有任何不同，不但别的人看不出有丝毫不同，他自己也看不出。不但看不出，而且在任何一方面的感觉上，也没有任何不同。

他就是他，就是原来的原振侠！

然而他却不知道，他不是他，他已不再是原来的原振侠！

这真是一种奇妙之极的情形，只有有了像他那种玄妙经历的人，才会有这种奇妙的情形，他在“黑暗天使”中的经历，简直难以用人类的文字来形容，因为有许多许多经过，都超乎人类的知识范畴之外！

来简略地回忆一下原振侠那一段怪异之极的经历，自然十分有趣。先拣人类文字可以表达的来说，勒曼医院的医生，用两个月的时间，培养出了一个他的复制人——这种无性繁殖法，倒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。

新鲜的，人类无法理解的、人类文字难以作彻底的形容的是：他的灵魂，在两个来自幽灵星座的幽冥使者的赞助下，和



迷失乐园

身体分离了。

是的，灵魂和身体分离，就是死亡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。

原振侠死了！

可是，他的灵魂在离开了身体之后，却伴随着年轻人的灵魂，一起进入幽灵星座打了一个转，又回到了地球。

他原来的身体已经没有用了，从幽灵星座回来之后，他的灵魂，又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形之下，进入了复制成功的身體，那身体和他原来的身体一模一样。

于是，身体和灵魂结合。

原振侠又活了！

事情简单地来说，就是那样，过程的时间也不长，但却真正是自生到死，由死到生。他并没有损失什么，也没有改变什么，只是多了一项无可形容的经历。

他对自己的经历，记忆得十分清楚。他和年轻人、黑纱公主有一个秘密的约定，这种经历，只对极少数的几个人提起，例如那位先生和他的夫人，自然是要详细说的，还没有说，是因为原振侠还没有联络上他们。原振侠知道自己的遭遇如此奇特，一定可以使那位先生听得津津有味。

开始的时候，原振侠在心理上，多少有点不习惯，但当他发现自己和过去实实在在一模一样，并无不同时，他也就完全放开，只当那是一次奇异的经历，心理上没有了负担。

可是，那种习惯性的小动作，却自然而然形成——经过镜子，总要看上一下，有时甚至还顽皮地吐一吐舌头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变了样子。

医院的广播，把他从三楼叫到了楼下的会客室，在升降机中，他就对着镜子，仔细端详着他自己，令得和他同一升降机的两个年轻女护士，对这位俊俏的医生，那么喜欢照镜子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广播说：“原振侠医生请留意，会客室中，有南美洲来的李老先生要见你——”

原振侠记不起“南美洲来的李老先生”是什么人了，可是人家从老远的南美洲来，又是“老先生”，总得去见一见。

当他跨进会客室的时候，心中已经有打算，不准备花费太多的时间。

一进会客室，就看到了那位“李老先生”，样子很普通，大约七十岁左右，满脸皱纹，皮肤黧黑，精神很好，他显然也不认得原振侠，原振侠自然也没有见过他，自我介绍之后，李老先生才道：“我是李文的父亲，一直在巴西侨居，李文是……”

原振侠拍着手，叫了起来：“你是李老伯——唉，李文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三年前……”

李老伯看来性子很急，不等原振侠讲完，就道：“是啊，三年了，我没有他半点音讯，一封信，一个电话也没有，他究竟上哪里去了？”

李老伯的这个问题，听来十分简单，原振侠道：“他，他……”

他也只能说出一个字来，说不下去。说不下去的原因，简单之至：原振侠不知道李文到哪里去了——

事情十分复杂（能够作为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的开端，决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事），需要从头说起。

先说李文。李文是一个小儿科医生，原振侠进入这家医院之后不久，李文也加入，李文自巴西圣保罗医院毕业，他家是巴西的华侨，他和原振侠说过，他家有一个相当大的农场。

原振侠和李文的感情，不是十分深厚，至少及不上他和再后来加入医院的另一位年轻人，整形外科的桑雅。

李文不久就离开了医院。

李文离开了医院这件事，十分奇特，所以给原振侠的印



象，也相当深刻，那正是三年前的事。

这时，李老伯说李文三年来，杳无音讯，这事情似乎有点不可思议——原振侠多少了解一点李文的家庭情形：李文是独子，父子感情也很好，很难想像会有整整三年，父子之间不通音讯的情形！

原振侠当时无法回答李老伯的这个问题，他只好道：“怎么会呢？他……离开医院之后……是啊，好像医院里，也没有什么人得过他的讯息……”

李老伯陡然紧张起来，抓住了原振侠的手臂，声音有点发颤：“他……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……是我三年前收到的……他的信，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？原医生，你可得帮我……李文在信中说……你……可以帮忙……”

李老伯一面焦急地说着，一面取出了一封信来，那封信，他显然已经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，信封的角，早已磨损了！

他用微微发抖的手，抽出信纸来，把信递给原振侠，一个年老父亲的焦虑，在他的动作之中，表露无遗。

原振侠接过信来，信很简单：

亲爱的爸爸：

我决定离开现在服务的医院，去投入一个新的、完全合乎我理想的环境，去发挥我的所长。我确信在那个乐园——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以致还未曾到那地方，就已经忍不住这样称呼，那里，一定是理想的乐园，我可以生活得极快乐。

另外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不是一个人去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和我一起去，她的名字是朱淑芬，是可爱的护士，必然会成为我的妻子，你的儿媳妇。

请代我高兴，因为我有这样的决定。

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，最要好的朋友是原振侠医生，他是一个极具侠义心肠的传奇性人物，故事多得说不完，如果有

机会，我也想你认识他。

再会！

又及，本来想附上淑芬的照片，可是她说，丑媳妇可以迟一刻见公公，就迟一刻，哈哈，其实，她一点也不丑——就算真丑，在我眼中，也是最美丽的，在爸爸的眼中，自然也一定是最美丽的儿媳妇！

整封信，都洋溢着父子之间的感情，也可以看得出，李文是一个十分热情性格爽朗的人。

原振侠慢慢地折好信，李老伯神情看来更焦虑，等着他的回答。

原振侠的心中也十分乱，从这封信来看，从李文的性格来看，从他们父子关系来看，三年不通音讯，简直不能想像！

可是事实却又的确如此！

这期间，自然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在！

原振侠不出声，李老伯却几乎已急得快哭了出来：“原医生，是不是他……已出了什么事，你们瞒着我？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不——不——他走了之后，我们……他也没有任何音讯给我……”

李老伯不住摇着手：“我想过，阿文没有信给我，他和那个淑芬在一起，淑芬总会有信给她的家人，那就可以知道阿文的情形，原医生，你认识那个淑芬吗？”

原振侠当然认识朱淑芬，朱淑芬是医院的护士，才从护士学校毕业，就来到医院，是整座医院中，最美丽的护士，人缘极好，性格可爱之极，原振侠对她的印象也十分深刻。

这时，他听得李老伯提出了这一点来，他却只是苦笑！因为，朱淑芬是一个孤儿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根本没有亲人……

李老伯看到原振侠迟疑不答，大是起疑：“你真的有事瞒着我……”

原振侠叹了口气：“真的没有，那位朱小姐，是一个孤

儿，没有亲人。”

李老伯一怔：“那么，他们上哪儿去了？阿文所说的那个乐园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
李老伯直盯着原振侠，像是原振侠对这个问题，一定应该知道答案一样。而正常情形来说，好朋友离开医院，要到另一处地方去实现理想，那是人生历程中的一项大事，自然应该知道！

可是，原振侠的确不知道李文的行踪。

在李老伯的逼视下，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摊着手：“他和淑芬，第一次来找我，说起要离开医院，我就觉得事情十分突兀……”

原来原振侠知道，要使李老伯明白，相信自己并不知道李文的行踪，一切必须从头说起才是。而三年前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，对原振侠来说，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就像是三天前才发生过的事一样！那天晚上，临离开医院时，李文追上了已脱下了医生袍的原振侠，神情兴奋！

李文带着几分神秘：“原，晚上，请留在宿舍里等我们，有些事要和你商量。”

原振侠笑：“我们？”

李文的脸红了红：“是，我和淑芬……”

他说着，向远处指了一指，在走廊中，朱淑芬正在走过去，虽然护士的制服千篇一律，可是穿在朱淑芬高挑健美的身上，看来也极其悦目。

朱淑芬和李文之间，像是有奇异的默契一样，李文伸手一指，朱淑芬就恰好在这时，转过头，向李文望来。

隔得相当远，可是朱淑芬深邃的目光，还是如同黑夜中的明灯一样，闪耀得令接触到她眼光的人，都有眼前忽地一亮之感。

原振侠对李文的印象不坏，李文的个子不高——当他和朱

淑芬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朱淑芬可能比他更高，可是李文却十分结实，有着体育家的身材——据他自己说，家里开农场，他自小就在田野间劳动，所以锻炼出一副黑实壮健的体型。

李文不但在专业工作上相当负责、出色，而且为人也十分随和、大方。所以美丽的女护士朱淑芬的许多追求者，知道李文已胜过了他们，获得了美女的青睐之后，大家心中也很服气。

而李文和朱淑芬的恋爱，在医院中也早已公开，原振侠自然也知道。那时，原振侠看到李文的神态，还以为他准备结婚了，有事要和自己商量，原振侠心中在想：自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成家，怎有资格做别人的顾问？不过，他也没有推辞，点头答应。

李文十分高兴，匆匆向朱淑芬走去，原振侠离开医院，休息了一会，胡乱吃了点东西，才开始听音乐，门铃声传来，李文和朱淑芬已手拉着手，站在门外了。

两人并肩站着，看起来，朱淑芬的确比李文要高一点，朱淑芬的美丽，属于十分柔顺、毫无侵略性的那种。

每当她侧着头，或是略低着头，用充满爱意的神情望向李文的时候，原振侠总感到，那是一个大姐姐望向小弟弟的眼神，而实际上，李文比朱淑芬大了四、五年。

原振侠请他们进来，寒暄了一阵，看那一双情侣不断交换眼色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心中不禁好笑，他假装不去留意他们，由他们发窘，然后，闲闲问起：“两位好事快近了吧……”

李文“啊啊”笑着！朱淑芬俏脸绯红。忽然李文又欠了欠身子：“原，你见多识广，可曾听说过‘乐园计划’的？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一时之间，连李文问的是一个什么问题，都没有听清楚，自然也未及回答。

而朱淑芬却用埋怨的神情，望向李文：“文，我说过许多



次，这是极其秘密的一件事，你是不是参加都好，都不能乱说，你……怎么……”

原来，他们来找原振侠之前，并没有经过协商，李文要问原振侠一些事，而朱淑芬并不知道，也不同意。

李文一被指责，脸也涨得通红：“这是一个大决定，我要听听原的意见。”

朱淑芬更是生气，而且，还像受了极大的委屈：“原来你一点也不相信我……”

李文急急分辩：“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事情十分不可思议，有很多地方，超乎常识范围之外……”

朱淑芬的声音，因为生气和激动，变得相当尖：“早就告诉你，那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事，谁叫你用常理去猜度——”

李文沉声道：“就算从来也没有发生过，只要它在人类社会中出现，就可以用常规来衡量……”

他们两人，当着原振侠的面，争执了起来，这令到原振侠十分尴尬，看李文的情形，像是非把事情和他商量，而朱淑芬又显然不同意。

原振侠只好劝李文：“若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，我想……我也不能有什么意见，还是……”

原振侠正想措词委婉地拒绝，可是李文却已然道：“不，不单是我们两个人，关系到很多人、几百个，甚至上千个人，所以……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朱淑芬——这个平时那么柔顺和婉的小美人，霍地站了起来，俏脸铁青，声音也尖厉得惊人，眼睁得极大，叱道：“李文——住口——你太过分了！”

李文怔了一怔，可是显然是鼓足极大的勇气，才敢发表持相反意见的话：“整个计划，如果光明正大，为什么要极度保守秘密？”

朱淑芬又怒又急：“必须保密，不然，就会遭到无情的破坏，根本不能实现。”李文也提高了声音：“像原医生这样的人才，正是计划所需要，把情形告诉他，或者他也有兴趣参加，那岂不是大大的好事。”

朱淑芬喘着气：“你忘了最主要的一点，参加计划者，必须有抛弃现有的一切的决心，我不认为原医生有这样的决心！”

李文没有立即接口，只是向原振侠望来。

原振侠不禁苦笑！他对于李文和朱淑芬这对情侣，为什么要发生剧烈争吵，一无所知。

他只是在两人的争吵中，知道有一个计划——名称是“乐园计划”的，将要实施，要不少人参加。

原振侠也当然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，只是在李文的话中，知道这个计划有许多不合常理之处，而朱淑芬又十分认真，认为计划要绝对保守秘密。

原振侠并不觉得事情有什么严重，而一对情侣的争吵，是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事，他想令得气氛尽量轻松一些，所以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听起来，像是有点要看破红尘、割绝尘缘的味道。”

原振侠这样讲，纯粹是说笑，可是李文和朱淑芬却神情严肃，李文又道：“是，可以说是这样，参加了，绝不准退出。”

朱淑芬立时道：“可以不参加。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个计划，若是只准参加，不能退出，那不论这计划的内容是什么，这种硬性的规定，就和现代社会文明，格格不入了。

朱淑其在说了“可以不参加”之后，昂着头，神情十分倔强，眼神之中，充满了挑战的味道，望定了李文。

李文苦笑了一下：“淑芬，你明知，你若是参加，我必然



迷先乐园

要参加……”

朱淑芬一扬眉：“别说什么赴汤蹈火的话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乐园，不是地狱！”

李文仍然坚持着：“我仍然认为和原医生商量一下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……”

朱淑芬紧抿着嘴，不出声，李文还在等候她的“批准”——原振侠看到了这种情形，心中有相当程度的不愉快，他比较男人中心，认为一个男人，如果做什么事，都要先得到女人首肯，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。

所以，李文这时的表现，令他反感，他转过头去，不去看他们。

当他转过头去之际，他听到了朱淑芬压低了声音，急速地在道：“你应该先和我商量一下，我可以去进一步请示，你行事太莽撞了……”

李文在分辩，可是声音嗫嚅，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做了错事的小孩子：“那……等一等再说好了。”原振侠并不掩饰他的不满，转回身来：“好了，看来一场风波平息了！我当然无法割断尘缘，所以对你们的计划，也不会有什么兴趣。”

原振侠这样说，等于已经是在下逐客令了。李文和朱淑芬的神情，多少有点尴尬，站了起来，想说什么又不知应该说什么才好，告辞离去。

他们走了之后，原振侠把刚才的情形，想了一下，觉得李文的话，没有什么条理，他也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那天之后，一连几天，在医院，李文一见了他，总像是有话要说，但又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气，看了只令人觉得发噁。

到了第三天，在休息室中，只有原振侠和李文两人，李文望着原振侠，又现出了那种神情来，原振侠忍不住笑：“男人如果肯听女人的话，未始不是好事，淑芬不让你说，你就别说了吧！”

李文苦笑，他的笑容之中，有着极浓的无可奈何的苦涩——这令得原振侠十分起疑，因为若不是他心中有着极度的困扰，不会有这样的神情。而他有什么困扰呢？他爱朱淑芬，毫无疑问。相爱的一对情侣，共同参加一项计划，那正是值得高兴的事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？难道其中，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在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感到，作为朋友，有必要深交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助他。

于是他道：“如果你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，这里只有你和我，说说也不要紧！”

李文忽然紧张了起来，一面舐着唇，一面走过去，到了一大瓶滤水瓶之前，按了掣，盛了一杯水，一口气喝干——原振侠是医生，自然知道人在异常焦虑情绪下，会有口渴的反应。

而李文这时，神情也说明了他心事重重。他在原振侠身边，坐了下来，忽然没头没脑地道：“淑芬是孤儿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中学教育，也在孤儿院完成。”

原振侠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提及了这一点，但是看出他神情凝重，知道他必有道理，所以点头应道：“我听院长说起过。”

李文侧着头，想了想：“孤儿院自己办的中学，学生不多，大约有二百人左右，其中，大约有十来个，成绩特别好的，在十五岁那天起，就都收到一种相当奇怪的信件，孤儿有的有生日——父母遗弃他们时留字写明，有的没有，就将被发现的那一天，算是生日，每一个收到那种特别信件的人，都是在十五岁生日那天收到的，十五岁，是一个可以开始明白事理的年龄了。”

原振侠仍然不明白李文想说什么，他耐心听着。

李文又道：“第一封信，只是问候，以后，每个月一



封，都向收信人宣扬一种理想，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，抨击人类现有社会的丑恶，人情的薄弱、人性的卑劣……这一切，在理想的乐园中，绝不会有……”

原振侠“哈”地一声，想起了那天，他们争吵时，曾提到过“乐园计划”，这个名词，看来李文已渐渐说到正题上面来了——

他道：“那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一直有人想建立一个这样的乐园。”

李文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：“孤儿的心理，和正常人不同，对现实社会大都极度不满，也格外容易接受这样的理论，于是，不到两年，那十来个都有信收到的学生，就自然而然，结成了一个……小圈子。”

原振侠皱了皱眉头，略有不耐烦的神情，李文有点抱歉似地笑了一下：“我之所以说得那么详细，是想说明，她现在态度那么坚决，完全是由于在十五岁那年，她对于所谓‘理想乐园’，就有根深蒂固的认识和向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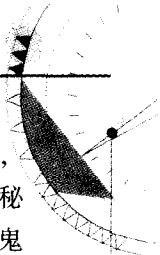
原振侠沉默了片刻：“你是说，那个所谓‘乐园’，已不仅是一种构想，而且要付诸实施了？”

李文的神情严肃，点了点头，望向原振侠，大有求助的神气。

这时，原振侠只感到好笑，事情已经相当明朗了。从少年时代起，作为孤儿的朱淑芬，就向望一种理想乐园式的社会。现在，竟然有人真正发起，要建立这种理想式的社会，朱淑芬自然踊跃参加，她和李文相爱，自然也要李文一起参加。

而李文却没有她那么热情，所以在犹豫不决，而且，多半也有些参加的条件，李文觉得不能接受，所以两人之间，就有了冲突。

想到这里，原振侠只觉得好笑，摇着头：“你爱她，她要参加那个计划，你自然要和她一起，那有什么值得为难的？”



李文想了一想：“本来，这样一个建立理想乐园的计划，十分正常，没有必要……弄得那么神秘……我认为凡是神神秘秘的事，就不会是什么好事，若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，何必鬼头鬼脑？”

原振侠对李文这样的说法，十分同意，他本身也十分讨厌行事鬼头鬼脑，动不动就保守秘密的那种作风。可是这时，他还是委婉地劝李文：“或者，计划主持人别有用意？”

他又道：“也或许，那是某些主持人行事的作风？”

李文大摇其头：“不是，另外有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没有说下去，原振侠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：“看，你自己也说话吞吞吐吐，可是又怪人行事鬼头鬼脑。”

李文苦笑，神情异常苦涩：“我……我……那次一时冲动，在淑芬的怂恿之下，发了一个严厉的誓言……我不应该……我已经向你说得太多了……”

原振侠陡然感到气恼和不耐烦起来，说来说去，李文一点也没有说到问题的中心，反倒婆婆妈妈，令人不耐烦。

他毫不留情地嘲笑：“哦，发了誓要保守秘密？怎么一个仪式？滴血向生命神魔发誓，还是斩鸡头向过往神明发誓，说来听听？”

李文不是傻瓜，自然听得出原振侠话中的讥嘲之意，他涨红了脸：“不好笑，也不必笑我，为了淑芬，我什么事都肯做。”

说到这里，很变成“话不投机”了。原振侠一挥手：“那你就和她一起去参加那个理想乐园的计划，还在犹豫着什么？”

李文欲语又止，叹了一口气，反倒有点怪原振侠不够热心，站起来向外就走。

原振侠也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，只觉得李文的态度十分怪

